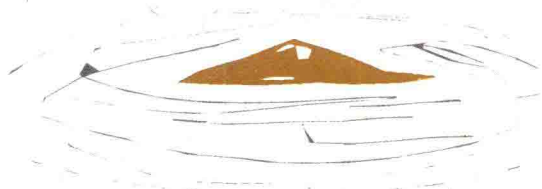


昨日之 岛



Umberto Eco

L'isola del giorno prima

[意] 翁贝托·埃科 著

刘月樵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昨日之 岛

[意] 翁贝托·埃科 著

刘月樵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日之岛 / (意)翁贝托·埃科著;刘月樵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9

(翁贝托·埃科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7325-1

I. ①昨… II. ①翁…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6296 号

Umberto Eco

L'isola del giorno prima

© RCS Libri S. p. A. -Milan, Bompiani 199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 09-2005-646 号

昨日之岛

L'isola del giorno prima

UMBERTO ECO

翁贝托·埃科 著

刘月樵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张鑫 缪伶俐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300,000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325-1/I·4465

定价: 5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9907745

太平洋是不是我的家园？

约翰·多恩,《病中赞歌》

愚蠢的我！在对谁说话？可怜的我！在做些什么？

我向没有感觉的海岸

向不会说话的柳树，向耳聋的风

诉说我的苦痛……

啊，除了低吟的波涛

无人作答！

詹巴蒂斯塔·马里诺,《里拉琴》,“回音”,第十九篇

目 录

- 一 “达佛涅号”/1
- 二 蒙费拉纪事/18
- 三 神奇的动物园/32
- 四 攻防之间/40
- 五 世界迷宫/46
- 六 光和影的伟大艺术/56
- 七 流泪的帕凡舞/63
- 八 旧时才子的古怪教义/69
- 九 亚里士多德机器/77
- 一〇 革新的地理学和水文地理学/88
- 一一 谨慎的艺术/97
- 一二 灵魂的激情/103
- 一三 柔情地图/114
- 一四 决斗一席谈/119
- 一五 钟(摆动)/133
- 一六 交感粉末之演说/138
- 一七 炙手可热的经度科学/159

- 一八 闻所未闻的怪事 / 177
- 一九 灿烂的航海学 / 182
- 二〇 天才的艺术 / 203
- 二一 神圣的地球理论 / 215
- 二二 橙色鸽子 / 241
- 二三 巧夺天工的机械 / 250
- 二四 星系漫谈 / 264
- 二五 奇怪的技术 / 288
- 二六 箴言的剧场 / 301
- 二七 潮汐之谜 / 316
- 二八 小说的起源 / 323
- 二九 费兰特的灵魂 / 327
- 三〇 相思病或性爱忧郁症 / 341
- 三一 圆滑人物的日课经 / 347
- 三二 尘世乐园 / 358
- 三三 地下世界 / 362
- 三四 多重世界独白 / 372
- 三五 漂流者的慰藉 / 384
- 三六 濒死之人 / 395
- 三七 荒谬习作：石头如何思考 / 412
- 三八 地狱见闻 / 424
- 三九 神来之笔 / 436
- 四〇 补记 / 443

“达佛涅号”

然而，我为自己所遭受的屈辱感到自豪，而且，因为我被宣判享有如此特权，几乎是在享受一种遭人厌恶的救赎：我相信，有史以来，我是我的族类中唯一在遭遇海难后登上一艘空无一人的弃船的人。

就这样，格里瓦的罗伯托执迷不悟地写下了这段妙语，时间可推测为一六四三年的七八月间。

他紧抱一块木板，在大海中漂荡沉浮，白天脸朝下，为的是不被太阳灼伤眼睛，脖子极不自然地伸着，为的是不喝进海水，发烫的咸水烧得他灼痛难忍。这样的日子有多少天了？信件没有说明，让人觉得仿佛会永远这样下去，但应该最多不超过两天，否则，在福波斯^①的鞭打下（正如他富于想象地抱怨的），他是不会幸存下来的——正如他本人描述的那样，罗伯托先天不足，如此孱弱，是只适于夜间出没的动物。

他无法计算时间，但我相信，把他从“阿马丽利斯号”上甩到海里的暴风雨过后，大海马上就恢复了平静。而海员为他量身打造的那种木筏，则被信风在平静的海面上推动着，没过多少海里，就将他带到赤道南边的温和冬季，海浪推着他，直至港湾。

正值夜晚，他昏昏入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靠近一艘船。直到木筏突然一震，撞到了“达佛涅号”的船艏。

在满月光辉的照耀下，他发觉自己正浮在艏斜桅的下方。沿着艏楼悬下一条绳梯（卡斯帕神父称其为雅各的梯子^①），距离锚链不远，一瞬间，所有的精气神又都回到他的身上。这应该是绝望的力量：他盘算着自己还有没有力气呼救（但是嗓子却干得像团火），还能否挣脱那些将他捆出青紫色勒痕的绳索，然后再攀缘而上。我相信，在这样的瞬间，一个濒死之人已经变成了在摇篮里就掐死过蟒蛇的赫拉克勒斯。在记录整个过程时，罗伯托含糊不清，但不妨这样认为：既然他最终还是爬上了艏楼，那么，他肯定是以某种方式抓住了绳梯。也许他每次只能往上爬一点点，每爬一寸都精疲力竭，他翻过护栏，爬过成堆的绳索，发现了艏楼敞开的门……应该是本能让他黑暗中触摸到那只水桶，他爬到水桶边上，努力直起身来，找到了一只系在链条上的水杯。他喝到不能再喝为止，然后饱肚瘫倒在地上，在这里，也许“饱肚”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因为那水里应该有许多淹死的昆虫，所以同时为他提供了食物和饮料。

他大概睡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这种计算没什么不妥，因为他醒来时依然是黑夜，而他觉得就像获得了重生。因此，这已不是前一个夜晚，而是一个新的夜晚了。

但他以为还是同一个晚上，否则，过了一个白天，应该有人发现自己才是。月光从甲板上渗进来，照亮了这个地方，这才让人看清，这里是船上的厨房，炉子上方还挂着深底圆铜锅。

这里有两扇门，一扇通往艏斜桅，另一扇通往上甲板。他迈向第二扇门的门槛，外面亮如白昼，他看到了整齐摆放的帆索、绞盘、帆布

① Phoebus，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② 典出《旧约·创世记》(28: 11-19)，喻指通向神圣和幸福的途径。

收拢的桅桁、炮孔上架着的几门大炮，以及船尾楼的轮廓。他弄出声响，但没有一个人影作答。他又从舷侧探出头去，在右边大约一海里的地方，他发现一座岛屿的轮廓，岸边的棕榈树正随着微风摇曳。

陆地形成了一个被银沙环绕的小海湾，沙子在幽暗中闪着白光。然而，正像每一个遭遇海难的人一样，罗伯托无法说出那是一座岛屿还是大陆。

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船的另一边，隐约地看见——但这次是在很远处，几乎在靠近地平线的地方——另一座岛屿的尖峰，它的轮廓也是由两个岬角勾勒出来的。除此之外，大海给人的印象就是，他的船正经由将两块陆地分割开来的宽广的运河，驶入即将停泊的锚地。罗伯托心想，如果自己看到的不是两座岛屿，那么其中定有一座是岛屿，而它对面便是更广阔的陆地。我相信，他不会尝试做出其他假设，因为他从来不曾知道哪个海湾竟然可以广阔到让置身其中的人以为自己正面对两片孪生姊妹一般的陆地。就这样，由于对陆地的广袤一无所知，他竟歪打正着。

对于一个遭遇海难的人来说，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功：双脚踩地，坚实的大陆触手可及。然而罗伯托不会游泳，很快他就会发现，船上没有救生艇，而与此同时，海水又把他来时的木筏冲到了远处。他刚刚为逃离死亡松了一口气，却又因大海、近在咫尺的岛屿和弃船这三重孤独惊慌失措。“喂！船上有人吗？喂！”他肯定站在船上，试图用他懂得的所有语言高声呼喊，同时也发觉自己极度虚弱。寂静无声。好像所有的生命都死光了。他从来没有如此一丝不苟地发表过意见——他一向在修辞比喻上慷慨大方——或者说几乎没有，而对于我想说的这个“几乎”，我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一个男人在大海中精疲力竭地漂流，宽容的海水将他抛到一艘看起来空无一人的船上。空得就像是全体船员都将它遗弃了，因为罗伯托吃力地回到厨房后，发现了一盏灯笼

和一把火镰，好像是厨师在上床之前放在那里的。而在烟囱旁边，叠放着两张空床。罗伯托点亮灯笼，四处张望，他发现了大量的食物：鱼干，还有因为受潮而略呈蓝色的饼干，只要用刀刮去一些仍可食用。鱼干非常咸，但只要想喝，水有的是。

他应该很快就恢复了体力，至少当他写信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力气，因为他流露出——以极高的文学造诣——对这顿大餐的喜悦心情，“就连奥林匹斯山的诸神都未曾享用过，那是从海底送给我的芳香美味，它们的死亡使我又生还……”这正是罗伯托写给他的心上人的内容：

我幽暗中的太阳，我夜晚的明灯：

为什么狂风暴雨把我抛入海中，上苍却没有夺取我的性命？
为什么它让我的躯体逃脱了贪婪的大海，却又让我的灵魂沉没在更为不幸的吝啬的孤独之中？

也许，如果慈悲的上苍不来拯救我的话，您就永远读不到我现在写给您的这封信了。在您的眼中，我好像一支点燃的火炬，在汪洋大海的光亮中显得暗淡无光；我如同一轮明月，在享受了过多的太阳光芒之后，正在我们星球最遥远的航线，完成自己的旅程：这轮月亮失去了自己的君主行星所援助的光线，先是缩小成奄奄一息的镰刀，后来光辉愈加苍白，直到完全消散成浅蓝色的庞大盾牌；在那里，富有创造力的大自然为它塑造出机密的英雄箴言和神秘象征。失去您的注目之后，我双目失明，因为您不再看我；我喑哑无声，因为您不再与我讲话；我失去了记忆，因为您已将我遗忘。

我独自活着，如燃烧着的昏暗火焰，在这场对立的战斗中，我的精神总是如幽灵般游荡，它多么想靠近您的精神。在这座木制的城堡中，在这座波浪起伏的堡垒里，生命被拯救，它将我与大海隔开，却又使我成为大海的囚徒。我受到上苍宽厚的惩

罚，躲藏在这座沐浴阳光的石棺底部，在这架地下飞行器中，在这座无法攻陷的监狱里，虽然四处留有越狱的可能，但我置身其中，却对有朝一日再见到您失去了信心。

夫人，我给您写信，就好比献给您与您不相配的卑微礼物，献给您我灰心丧气时凋谢的玫瑰。然而，我为自己所遭受的屈辱感到自豪，而且，因为我被宣判享有如此特权，几乎是在享受一种遭人厌恶的救赎：我相信，有史以来，我是我的族类中唯一在遭遇海难后登上一艘空无一人的弃船的人。

可是，这可信吗？从这第一封信的日期来看，罗伯托是在到达之后，一发现船长房间里的纸和笔，就开始写信了，他甚至还没有去勘察船上的其他地方。然而，他本该用一些时间恢复体力才是，因为他衰弱得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或许这只是一个多情的小伎俩，他首先试着弄清楚自己流落到了什么地方，然后才开始写信，但却将写信伪装成是在第一时间。为什么虽然他知道、猜想、害怕这些信件永远都不会寄到，却还是仅仅出于痛苦照写不误（对痛苦的慰藉，他自己可能会这样说，然而我们得设法不让他牵着鼻子走）？重现一个饱受爱情煎熬的人的行为和感受是非常困难的，再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笔下是自己真实的感受，抑或只是甜言蜜语的规则使然——或者，从另一方面讲，关于感受到的爱情与表达出的爱情之间的差异，它们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我们又能够知道多少？因此，他是在为自己而写，这不是在写小说，他真的就像一个追逐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少年一样，字里行间洒满了泪水，丝毫不是因为对方的缺席——即使对方在场，也已经成了纯粹的想象——他写，是出于对自己的柔情，出于对爱情的倾慕……

我本可以由此引申出一部长篇小说，但是，问题又来了，从何处写起呢？

我要说，这第一封信他是后来才写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察看了四周的情况——至于他看到了什么，会在后来的信里提到。可是现在，该如何诠释这个想以敏锐的隐喻技巧，描述他自己都未曾看清的东西的人——他由于眼疾，只在夜间漫游——的日记呢？

罗伯托会说，他的眼疾是在卡萨莱围城时，被子弹擦过太阳穴落下的。这很有可能，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暗示道，由于瘟疫的流行，人们的身体都越来越差。罗伯托无疑体质极弱，以我的直觉，他还患有多疑症——这也是判断的结果；他的畏光一半是黑色胆汁造成的，一半则是由于某种轻微的炎症，伊格比先生的药方大概又加重了这炎症。

看来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阿马丽利斯号”上的航行一直是在甲板之下完成的，因为他是畏光症患者，不管这病是否天生的，至少为了能轻易待在货舱里搞他的阴谋，他必须维持这种状态。一连数月，他所面对的不是黑暗，就是微光——然后是在海上漂浮，眼睛被不知是赤道还是热带的太阳所灼伤。因此，当他登上“达佛涅号”，不管生病与否，他都憎恨光线。他在厨房度过了第一个夜晚，恢复了精力，第二个晚上便尝试第一次巡察，随后，事情几乎可以说自己走上了轨道。白天让他感到害怕，不只是眼睛受不了刺激，背部所受的灼烤也让他躲进舱里。在那几个夜晚里，他所描绘的美丽的月亮才是他的强壮剂。白昼，天空好像无处不在；夜晚，他发现了一些新的星座（它们正是英雄的箴言和神秘象征），宛若置身剧场：他相信，这样的生活会持续很长时间，也许直到生命的终结。于是他在纸上重新创造了自己的心上人，为的是不将她丢失，但他知道，所失再多，也不会超出他曾经的拥有。

此时此刻，他正躲藏在他的漫漫长夜之中，就好像躲在母亲的子宫里，更是为了躲避太阳。或许他读过匈牙利、利沃尼亚^①或者瓦拉

① Livonia，今爱沙尼亚及拉脱维亚大部分领土的旧称。

几亚^①的那些吸血鬼故事，它们在日落后、黎明前不安分地游荡，然后在鸡叫之时又藏回坟墓中：这些角色可能会诱惑他……

罗伯托应该是在第二天晚上开始他的清查工作的。他已经大声喊叫了许久，确定船上的确没人。然而，他感到害怕，他本该找到几具尸体，或是发现某些能够解释此处之荒凉的蛛丝马迹。他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而从信件上很难看出是往哪个方向：他对船的构造以及船上物品的描述都不准确。有些东西他很熟悉，他听海员提起过，有些东西他不认识，他觉得像什么便写成什么。但即使是认识的东西，由于在“阿马丽利斯号”上工作的船员是由三江四海的乌合之众所组成，使得他听到这些物品被人用法语、荷兰语、英语、意大利语等不同的语言指称。因此，他有时用 *staffe*——大概是伯德博士教给他的——称呼小桅；叫人很难理解的是他这一次写到自己位于后甲板或者船尾楼上，下一次又会用法语外来词来称呼同一个地方；他使用 *sabordi*^② 一词，我很愿意接受，因为它让我想起孩童时代阅读的意大利语航海书籍；他讲到 *parrocchetto*^③，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前桅帆的一种，但对法国人来说，*perruche* 指后桅上的第三层帆，因此，当他说自己位于 *parrucchetta* 下方时，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指的是什么了。更不要说他有时还把前桅写做法语的后桅，而他写出 *mizzana* 时——对于法国人来说，这是前桅（但是，唉，对英国人来说不是，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mizzenmast* 是后桅，正如上帝所愿）——又是指什么呢？另外，当他谈到“屋檐状物”时，大概指的是我们称为甲板泄水孔的东西。反正，我做出一个决定：我将设法猜出他的本意，然后用我们最熟悉的词汇来表达。如果我错了，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故事不会改变。

① Wallachia, 古国名, 今罗马尼亚。

② 意大利文, 舷窗。

③ 意大利文, 前桅中帆。

因此，我们就此确定，第二个夜晚，在厨房里找到储备的食物之后，罗伯托便在月色下以某种方式横穿了上甲板。

他记得前一天夜里隐约看见的船艏以及凸起的船侧，通过细长的上甲板、艏楼的形状以及翘起的圆形船尾，通过与“阿马丽利斯号”的比较，罗伯托得出结论，“达佛涅号”也是一艘荷兰商船。不管写成 fluyt 也好，或者 flauto、flûte、fluste、flyboat、fliebote 都好，总之这种中等吨位的商船有各种叫法，上面通常都装备着十来门大炮，在遇到海盗袭击时，能问心无愧地开炮；而且以这样的规模，十二名左右的船员就可以驾驭，还可以额外搭载些乘客——如果舍弃舒适（尽管已经够简陋了），挤进更多的床铺，直到里面的人互相磕磕碰碰的程度。而这样一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卫生设备，船上往往气味混杂、臭气熏天，稍有疫情，船员和乘客便会大量死去。总之，这是一艘商船，比“阿马丽利斯号”宽敞一些，但上甲板狭小到几乎只剩舱口，大概是船长担心在遇到狂风巨浪时，海水会打上船来。

不管怎么说，“达佛涅号”是商船，这无疑是件好事，这样一来罗伯托就可以凭借他对船体布局的了解四处走动了。比如，大到足以装载全部船员的救生艇，应该就在上甲板中央。但它并不在那里，这似乎让人相信船员们已经远走他处。然而，罗伯托依然无法完全放心：因为即使偃帆抛锚、停泊在风平浪静的海湾时，船员也绝不会让船处于无人看守、随波逐流的状态。

那天晚上，他迫不及待地走向船尾的舷灯，小心翼翼地打开通往艏楼的门，好像要请求什么人的允许似的……舵轮旁边的罗盘告诉他，两片陆地之间的水道是从南向北伸延的。接着，他走进了我们如今称作船员休息室的地方，一个 L 形的大厅，然后另一扇门又将他引入了船长室：屋内有一扇宽敞的大窗俯视着舵轮，还有通往船尾瞭望台的侧门。在“阿马丽利斯号”上，驾驶舱与船长室并不连在一起，而这里看样子是想尽量节省空间，以腾出作他用的地方。实际上，在

船员休息室左边还为两位大副分别开辟出一个小房间，而在右边则留出另一间房，几乎比船长室还要宽敞，最里面摆放了一张简单的床铺，但布置得犹如工作间。

桌子上堆满地图，在罗伯托看来，其数量之多已经超过了一艘船航行时的需要。这好像是一位学者工作的地方：一些纸张随意地散着，还有几架望远镜，一座漂亮的铜制夜间计时仪，它仿佛自带光源，散发出黄褐色的亮光，一座固定在桌子平面上的浑天仪，另外还有一些写满计算的草稿纸，以及一张上面画有黑红两色圆形图案的羊皮纸，他认出好像曾在“阿马丽利斯号”上见过类似的抄本（但做工要差许多），似乎是雷格蒙塔努斯^①探讨月食的一个仿抄本。

他回到驾驶舱：出去走向船尾瞭望台时可以看到岛屿——罗伯托写道——可以用雪豹一样的眼睛看清那岛上的寂静。总而言之，岛屿就在那里，一如往昔。

他应该差不多是光着身子来到船上的，被咸咸的海水浸得肮脏邋遢，我想他第一件事就是先到厨房里擦洗身子，他甚至没有考虑那是不是船上仅存的淡水，然后他在一只箱子里找到了船长的一件漂亮衣服，那是留着最后登岸时才穿的。也许他甚至为自己穿上指挥服而感到神气十足，而穿上靴子则让他重新感到如鱼得水。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一个衣着得体的正派人，而不是憔悴的海难幸存者，也只有这时，他才能够正经八百地拥有这艘弃船，罗伯托不再觉得自己是非法闯入，而是拥有这样的权利。他在桌子上翻找，发现在鹅毛笔和墨水瓶旁边有本打开的航海日志，上面的记录似乎被中途打断了。他从第一页知道了船名，然而其余的部分则是一连串令人不解的字母，如 anker、passer、sterre-kyker、roer，就算他知道了

^① Regiomontanus(1436—1476)，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

船长是佛兰芒人，用处也不大。然而，日志的最后一行却标着几个星期之前的日期，在几个莫名其妙的词语之后，以拉丁文突出强调了一句话：Pestis, quae dicitur bubonica^①。

这就是一条线索，它宣告了一种解释。这艘船上曾经爆发过疫病。这个消息并没有让罗伯托感到不安，因为早在十三年之前他就曾患过鼠疫；尽人皆知，谁得过此病，他便获得了某种恩典，那条毒蛇似乎不敢再一次进入头一次征服过它的人的身体。

从另一方面讲，这种暗示中还有别的问题有待厘清，甚至还有可能让他产生别的焦虑。好吧，就算所有的人都死掉了，那么，总应该在甲板上找到最后死去的人散落在各处的尸体才是，假使他们曾经怀着悲悯把先死去的人葬于大海的话。

没有发现救生艇：最后的人，或者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开了船。是什么使一艘载有瘟疫病人的船变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威胁之地呢？也许是老鼠？在船长令人费解的文字中，罗伯托把一个词解释为 rottenest（大耗子，或者阴沟里的老鼠？）。他马上转身，把油灯举高，准备好发现什么东西正沿着舱壁溜过，听到在“阿马丽利斯号”上曾吓得他血液凝固的刺耳尖叫声。他毛骨悚然地回忆起，一天晚上，当他正要进入梦乡时，一个毛茸茸的活物掠过他的脸颊，他恐惧的叫喊招来了伯德博士。后来，所有的人都嘲笑他：在一艘船上，即使没有鼠疫，总会有许多老鼠，就像树林中有许多鸟儿一样，若要跑海，就必须对老鼠习以为常。

但是，至少在艙楼里，没有任何老鼠的踪迹。也许它们都聚在舱底水阱里，眼睛在黑暗中反着红光，等待着鲜肉送上门来。罗伯托心想，倘若真有老鼠的话，应该马上弄清情况。如果它们大小、数量正常，尚可和平共处。但万一不是，它们又会是怎样的呢？他这样问自

^① 拉丁文，鼠疫，又称淋巴腺鼠疫。

己,但又不想回答。

罗伯托找到了一支火枪、一柄长剑和一把短弯刀。他曾经当过兵,知道这支火枪是支 caliver^①——这是英国人的叫法——无需夹叉就可瞄准;他证实枪支一切状况良好,与其说是为了完成一项用子弹击溃鼠群的计划,倒不如说是为了壮胆,实际上,他还把弯刀插进腰带里,尽管它对于鼠辈用处不大。

他决定从头到尾对船的骨架进行一番勘察。回到厨房后,他从艙斜桅镗后垂下的一条小绳梯,下到船舱底板处(或食品储藏室,我想),那里堆放着长途旅行所需要的大量食物。因为食物不可能保存到整个旅途结束,所以船员们刚刚在一块好客的陆地上进行了添购。

有几筐不久前才熏好的鱼,几堆椰子,以及几桶说不上形状、但看来可食用的植物根茎,很明显能够久藏不坏。然后是水果,罗伯托曾在“阿马丽利斯号”上见过,那是在船停靠于热带陆地之后的日子里出现在船上的,然后还有那些经得住季节更替的水果,它们的身上长满了刺芒和鳞片,虽然气味有些刺激,但肉质结实,饱含甜美的汁液。一袋袋散发着凝灰岩气味的灰色面粉应该是岛屿上的作物磨成的,很可能还被用来烤制面包;品尝一下,会让人想起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称作马铃薯的平淡无味的根茎。

在墙角,他还看到十来个带着塞子的小木桶。他打开了第一桶,里面的水尚未腐臭,相反,它是最近才采集的,并且为了长期保存用硫磺处理过。水不算多,但算上也可解渴的水果,他可以在船上坚持很久。这些发现,本该让他明白自己在“达佛涅号”上不至被饿死,然而正如通常在生性忧郁的人身上所发生的那样,它们反而令他更加焦虑不安,在他看来,每一次好运的宣告都允诺了不祥的后果。

^① 英文,可从肩上发射的轻型火绳枪。